

明末清初广东文人年表

李君明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本書承蒙廣東培正學院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

明末清初廣東文人年表

李君明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明末清初廣東文人年表 / 李君明著. —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306 - 03545 - 5

I. 明… II. 李… III. 文化—名人—廣東省—明清時代—年表 IV. K82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9) 第 202338 號

出版人: 葉僑健

策劃編輯: 章偉

責任編輯: 章偉

書名題字: 陳永正

封面設計: 林綿華

責任校對: 楊文泉

責任技編: 黃少偉

出版發行: 中山大學出版社

電話: 編輯部 020-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發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址: 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編: 510275

傳真: 020-84036565

網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ebs@mail.sysu.edu.cn

印刷者: 廣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規格: 880mm×1230mm 1/32 14 印張 355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38.00 圓

如發現本書因印裝質量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摘 要

明末清初（明泰昌至清康熙）政治軍事風雲變幻不定，甲申國變，天崩地解；庚寅之劫，羊城幾空。廣東文人要麼投身戰爭，如黎遂球、陳邦彥、張家玉、陳子壯、梁朝鐘、鄺露、郭之奇、黃公輔等；要麼抗節不屈，蟄處山林，不仕新朝，如陳子升、張穆、屈大均、陳恭尹等；還有一些仕清者如程可則、陳衍虞、梁佩蘭，布衣如廖燕，再加上以釋函晷、釋成鷺、釋道忞、釋大汕等為代表的一大批詩僧，組成了龐大的廣東文人隊伍。面對明末清初空前的內憂外患，自然會引起其心靈震蕩，從而發之於詩文歌賦，使本期文學成為嶺南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時期。本年表將前人研究成果整理彙集，加上自己研究所得，力圖全面展現明末清初這一特殊時期廣東文壇繁榮鼎盛之總體狀況，使讀者對當時廣東主要文人及其成就有宏觀而具體的把握和瞭解，以便海內外學人對本期文學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關鍵字] 廣東 文人 年表

序

吾友李子隱廬君明，以大著《明末清初廣東文人年表》將授梓，問序於予。子本陝中俊彥，古貌素心，渾金璞玉，早歲師事史壇宿耆江陰黃公永年於陝西師大，未幾卒業，教授於開化。以學然後知不足，乃南遊嶺嶠，入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教授茂名陳公沚齋永正之門，攻讀博士學位。沚公，南粵勝流也，才高學富，文界學界同推翹楚。君程門立雪，日夕請益，耳濡目染，學問日進。乃遵師命，以明清之交粵東士人之活動為研究課題。為畢其事，蒐求文獻不遺餘力。非金亦寶，尋脂玉於和闐；粒米俱丹，拾珍珠於合浦。又爬梳資料，採摭人事，因年月以條列之，自明泰昌至清康熙皆附焉。經之營之，閱三寒暑，厥功乃竣。固可喜可賀也！權曩讀張文烈《軍中遺稿》，深有感焉，曾賦詩曰：“嶺表驚鼙鼓，干戈寄夢吟。途窮征馬瘦，日暮戰雲深。潛國孤臣淚，拋家烈士心。碧波沈野魄，舊月照山林。”後讀剩人禪師之《千山詩集》，亦忘情於五中，至泫泣隕涕不能自己。嘗慕和尚高風，作《嶺南遺民僧函可私携“逆書”案述析》攷其形跡；復越嶺北上，行數千里而至遼陽千山，以心香淚酒憑吊之，當時得句云：“百年寺刹懷騷客，萬里關山吊罪僧。”千山，師流放地也。讀赤、嶠二《雅》，則心折於真名士之倜儻，以為廣州城破鄜中秘抱綠綺臺琴不食卒，與昔嵇中散奏《廣陵散》畢爾後就死，瀟灑從容，相輝映於異代。讀翁山三《外》，則驚嘆於

屈子之特立獨行，敢言舉世所難言、行舉世所難行，真天下奇士也。至讀陳文忠、陳巖野、陳獨漉、梁藥亭，讀元氣堂、蒯緱館、蓮鬚閣、二丸居，讀天然、跡刪、阿字、澹歸諸釋氏，亦無不感喟萬端，敬由中生。因悟士實爲事幾之衡石、朝端之砥柱，士氣正爾後眾心可期，士志定爾後世變可當。吾粵雖處荒服，然洎明嶺學勃興，文宣教化已埒三江，故當社稷將傾、外族來侮之際，士人每能履潔懷清、求仁赴義。卷蔬之草，拔心不死；忠肝義膽，泣鬼驚天。乾隆編《貳臣傳》，甲乙二編均無粵人，嶺海士風之淳之正，可見一斑。昔永晦序九龍真逸《勝朝粵東遺民錄》謂：“明之亡也，桂王西奔，吾粵倡義爲牽綴之師，同志響應。其敗者，沈身隕族，瀕九死而不悔；其存者，間關奔走，亦至萬不可爲，而後遁居窮山，或溷跡方外以終。餘若一介草茅，抗節高蹈者，復所在而有。視宋之亡，加烈焉。”斯非知史之論歟？故吾粵士人，實以品致清正、氣宇偉雄名世，非洪承疇、施琅一類二家臣、三姓奴所可比擬者。其瑰行奇節，實應大彰於竹素。惟明季距今已逾三百載，滄桑之變，巨何如之。歲侵月蝕，舊簡湮沈，士之事行失載於史乘者多矣。非有心者闡微索隱，無以發潛德之幽光。斯其人乎，李子隱廬？今其大著成，則吾粵明清之交士人之事跡德行，遂得彰於今日矣。書洋洋灑灑，凡三十萬言，其有功於學術自不待言。權近歲以襄助泚公編纂全國高校古籍委員會重點項目《全粵詩》故，與隱廬過從頗密，向喜其敦厚淳樸，有直質而無流心，訥於言而敏於行。今其書將授梓，遂不揆狂斐，謬貢蕪言而弁諸首幀，不知所裁，用致相賀相期之意云爾。

歲次戊子冬至玉林楊權衡之謹序於中山大學沁園

目 录

序	I
前言	1
凡例	40
明末清初廣東文人年表	42
附錄：本年表所涉廣東文人索引	379
參攷文獻	410
後記	434
補記	436

前 言

一、概 述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創紀傳體史書，其中含“表”之體例，立表凡十，年表居八^[1]：《十二諸侯年表》（《史記》卷十四）、《六國年表》（卷十五）、《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卷十七至卷二十二）。

後來正史中如《宋史》、《元史》、《遼史》、《明史》、《新元史》和《清史稿》，其中均列有各種年表多種。

明清時期出現了僅以年表成書之作，如明代王之樞、周清原奉敕編撰之《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多達一百卷；清代伍崇曜編《歷代帝王年表》三卷、崇文書局輯《正覺樓叢書·三國紀年表》三卷等。

近代更是有不少年表專書問世，如盧彤的《中國歷史大事年表》、劉大白的《五十世紀中國歷年表》、陳慶麒的《中國大事年表》，更有日人今關壽麿、中村久四郎，也分別編成了《宋元明

[1] 《史記》在流傳中所有的表皆已遺失，僅存序文，但表之體例由此而創，後世史書多有因者。

清儒學年表》和《支那歷代年表》。

當代各種有關人物、事件的年表多不勝舉。

近人張慧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編成《明清江蘇文人年表》^{〔1〕}，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成爲研究明清江蘇文人的必讀書和工具書。鄙人的《明末清初廣東文人年表》^{〔2〕}雖然直接受張表的影響而編成，但也有許多不同之處。

本年表與張表的共同之處是主要爲一個省的明清文人編年表。但在體例上有許多不同之處，列其要者如下：

本表主要記載明末清初廣東省籍文人的活動。

本年表起於明泰昌元年（一六二〇），終於清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

每年的體例也有所不同。張表每年并不按年月日順序排列文人的所作所爲，而本表只要年月日可稽，就按年月日順序列出廣東文人的行踪。

張表不列人物小傳，而本表爲五百七十餘位明末清初廣東籍文人或長期在粵生活的外省籍文人立傳。

詳略不同。張表非常簡明，而本年表則視資料多寡而有詳有略。

二、明末清初廣東文人個案攷察舉例

前人所編成的年表雖然很多，而從總體上全面編撰明末清初廣東文人的年表則未見。吾數年來因參與了《全粵詩》的編撰，特別是由於負責明末部分，積累了許多有關明末清初廣東文人的第一手資料，爲本年表能夠編成提供了必要條件。

〔1〕 以下簡稱“張表”。

〔2〕 以下簡稱“本年表”或“本表”。

在編撰本年表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不少問題，並有不少收獲，略列如次：

首先，通過編撰《明末清初廣東文人年表》，對明末泰昌至清初康熙末廣東文人，上至達官顯宦，下至釋道閨媛，有了總體的把握和瞭解，如實按年月日順序列出他們的生逢際遇，所作所為，使得讀者一覽便知，從而省却了許多翻檢之勞，也給學者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平臺。

其次，通過本年表的編撰，解決不少具體的學術問題。如明天啓、崇禎時期重要大臣熊文燦，《明史》竟對其字失載。而在曾為其幕客的梁朝鐘之《喻園集》中有下列詩篇涉及到文燦之“字”：《同熊總理心開舟師過漳江時張荊公曾宅師扁舟來自廬山》、《憶檀谿》（小序云：“初歸粵，與汪祥麟話。又明年，熊心開死矣。”）、《蘭谿取道入蘄水與都護汪祥麟偕有懷熊心開總理》、《同熊心開楊海門張荊公曾宅師劉觀復入黃巖謁空和尚道開先寺寺石壁有吳道子鐫觀音像王伯安平宸濠紀功文》、《初至襄陽與熊心開總理夜話》等。從上述詩，可知熊文燦之字為“心開”，因為古人有稱字的習慣，且作為字的“心開”與作為名的“文燦”亦語意相關。而朝鐘之《上巳前十日微雪夜酌石巢示熊伯子檜仲子柏季子椿司馬心開原籍蜀瀘避亂寓楚三子兩母一瀘一蘄時生陟岷之歎詩以慰之 二首》，更可攷知熊文燦三子為長子檜、次子柏與季子椿，梁朝鐘曾為其師，所記自然準確，而且通過此詩題亦可攷出文燦的原籍為四川瀘州。如果對文燦字心開之說還不放心，那麼釋函星之詩亦可證明：《悼袁特丘中丞四首 有引》，其第二首小注有“憶崇禎庚辰九江與熊心開經略道別，亦以住匡心切，弗獲同人京師，竟至永訣”句（《瞎堂詩集》卷八），《彭飛雲刺史入海雲偶談往事感而成詩即以爲贈》詩後自注云：“崇禎末制府熊心開參先老人（釋道獨）最篤，後經略西師，在楚被逮，刺史適居其署中。”（《瞎堂詩集》卷十四）

另外，近披閱清初“神韻派”的創始者、當時全國文學泰斗新城王士禛之《帶經堂集》，發現了清初廣東重要詩人程可則的小字爲“佛壯”〔1〕，由此亦可見士禛與可則有非常密切的私人關係。又據羅天尺《瘦暈山房詩刪》卷九《題程舍人湮溱集後 可則》首句“程五遺編騰海日”，可知可則排行爲五。

至於本年表攷出廣東文人的生卒情況，更是不勝僂舉。略舉數例如下：

陳是集，字虛斯（一作期），號筠似，別號雙峯居士，晚曰忍辱道人。瓊山（一作文昌）（今屬海南）人。天啓元年（一六二一）舉人，崇禎九年（一六三六）進士，授中書舍人，出使蜀、粵諸王。既復命，被人嫁禍而入獄，會赦得免。永曆元年（一六四七），郡邑多事，遁居鄉里。清兵占瓊，絕粒而亡。著有《南溟詩集》、《中秘稿》。道光《瓊州府志》卷三四有傳。是集生卒年不詳，但從是集《陳中秘稿》卷首《筠似公行狀》可知是集登進士第時年三十九歲，而是集於崇禎九年（一六三六）中進士，可以推出其當生於一五九八年。另外知道是集在清兵占瓊時絕粒而亡，那麼清兵占領海南的一六五二年就應爲其卒年。

凌雲，字淡癯，號髭放。仁化人。天啓七年（一六二七）舉人，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副榜進士，授河南府推官。清初不仕。著有《集陶集》、《樂此吟》。釋澹歸《徧行堂集》文之十二有《凌髭放墓表》，其中言凌雲於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卒，享年七十七歲。依此可逆推其生於一五九五年。

再舉陳遇夫爲例。據其《涉需堂文集·涉需堂書義序》記載，遇夫年十一，始學爲時文。而他十一歲那年是康熙六年（一

〔1〕 王士禛有《江上懷汪程劉三子兼寄家兄西樵二首》七絕詩（王士禛《帶經堂集》卷七《漁洋詩七 庚子稿》），第一首首句云：“佛壯談詩登秘閣 周量小字，時聞舍人之命”，由此句可知程可則小字佛壯。

六六七)，由此可推知陳遇夫當生於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又知其年七十一卒，亦可推知遇夫卒於雍正五年（一七二七）。

在年表的編撰過程中，也發現一些記載的歧異，有必要加以攷辯，得出合理而有根據的結論。如“庚寅之劫”^{〔1〕}（亦稱“廣州再陷”或簡稱“廣再陷”）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就有不同的說法：一是釋成鶩^{〔2〕}在其《紀夢編年》中的說法：“年十有四，歲在庚寅。清平南王尚名可喜、靖南王耿名重明，帥師南下，恢復廣東。正月，內城中聞警，舉國惶惶。（明）巡撫杜，名永和，移家戰艦，將帆海南竄矣。越月，大兵（指清兵）未入境，復還據城。未幾兵（指清兵）至，駐扎北郭外，連營十里，軍勢殊銳。杜不克帆海，乃堅壁固守，三面拒敵，惟南門通海運，接濟糧草，不致合圍坐困耳。下令居民婦女不許出城，男子往來印臂為號。先君（釋成鶩父方國驊）以母在不忍遽去，遣子兄弟先還鄉里。圍城八月餘，日夕攻守，砲聲如洧雷，民不聊生，士不解甲。城中有掌兵柄者范某，逾垣納款，致砲臺失守，清兵據險薄城，勢不可支，眾將解體。先君知不可守，泣別老母，先六日冒險還鄉。至十月初二日城陷，以拒命故，屠焉。男子之在城者，靡有孑遺。婦稚悉為俘擄，監管取贖。七日止殺。先君入城，幸眷屬無恙。”

另一種說法是汪宗衍在其《天然和尚年譜》引用《通鑒輯覽》之說法：二月清兵圍廣州城，十一月城陷。吳天任之《澹歸禪師年譜》同意後一種說法，即十一月初二日穗再陷，并引《行在陽秋》、乾隆《番禺縣志》卷十八以證之。汪、吳所同意的

〔1〕 因為本年即永曆四年（一六五〇，清順治七年）為夏曆庚寅年，故有此稱。庚寅年亦即俗稱的虎年，而此劫的主要劊子手尚可喜恰好屬虎，廣州又別稱羊城，所以民間又有“虎吃羊”之說。

〔2〕 釋成鶩在甲申國變時年僅七歲，但一直不與清廷合作，可以稱之為明遺民中的遺少。

“十一月初二日穗再陷”，史家多從之。^{〔1〕}而汪宗衍之《鄭中秘湛若年譜》則說二月清兵圍廣州，十月二十八日清軍大舉入城。主要依據的是乾隆《番禺縣志》和道光《廣東通志》等。我認為釋成鶯當時身經此劫，又年已十四歲，正是記憶力最好的時期，其《紀夢編年》雖然是晚年所作，但終究是當代人作當代史，其說法雖然是獨此一家為孤証，但應更接近事實，即廣州二月被圍，守城凡八月餘，十月初二日穗再陷，屠城，七日止殺，所以羊城“庚寅之劫”亦可稱之為“廣州七日”，如同發生在此前不久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之“滿城殺盡”。如果依據釋成鶯的說法即十月初二日穗再陷，那麼死於此劫的“粵中屈原”鄭露的卒日就應另當別論了。

近人汪宗衍先生的《鄭中秘湛若年譜》將鄭露殉國日定為十二月初一日。汪先生也承認廣州城第二次被攻陷在十月份^{〔2〕}，但又說二十八日由於突然被調守北門的范承恩開門揖盜，所以同日清軍大舉入城。照汪先生的說法來推，鄭露之死也應十月二十八日或其後七日之內（據釋成鶯記載說清軍“七日止殺”），而不應拖至十二月初一日待清朝騎兵入室就戮。

汪宗衍、黃莎莉《張穆年譜》“康熙六年（一六六七）條言：十月，博羅知縣胡大定移官河南鄧州，張穆繪畫二葉贈行^{〔3〕}。釋今無《羅浮書院碑記 代》言及胡大定事，明言其於康熙九年

〔1〕 清李天根《燭火錄》、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均言廣州再陷於十一月初二日，清王夫之《永曆實錄》言廣州再陷於十一月。

〔2〕 廣州城第一次陷落是由清將佟養甲、李成棟於紹武元年（一六四六）十二月十五日突襲攻入。

〔3〕 廣州市美術館藏《胡邑侯移官去思冊》，一為《小鳥竹枝圖》，題識云：“鐵橋道人。”一為《枯樹獨驥圖》，題識云：“丁未孟冬，寫於萬軸堂，羅浮張穆。”是冊尚有釋今無、釋今覲、陳恭尹、高儼諸人皆不書上款。唯唐郁文、釋古毫稱之為正翁。

(一六七〇)擢雲南鄧川州牧，乾隆《博羅縣志》卷五《秩官》亦言大定“陞雲南鄧川知州”，與汪譜所言於六年十月擢河南鄧州迥然有異，汪譜所言有誤。(釋今無《光宣臺集》卷七)

本年表反映了廣東明遺民的所作所爲。廣東地區忠於明朝的遺民特別多，而且自宋以來廣東人就有遺民情結，因爲在《宋遺民錄》、《明遺民錄》兩書中，粵籍人士爲數不少。宋明兩朝宋即亡於廣東崖山，明雖亡於滇，但最後與清決戰的地方卻是在廣東地區。

明末清初廣東遺民詩人除了在全國產生影響的第一流詩人屈大均、陳恭尹外，還有一大批較有成就和特色的詩人，如張穆、王邦畿、陳子升、何絳、何鞏道、張家珍、羅賓王、薛始亨、王鳴雷、岑徵、屈士煌、陶璜，還有些方外詩人，如釋函昱、釋函可、釋成鷺，嚴格講都是重要的遺民詩人。以至於曾任清翰林學士、辛亥後避居香港的陳伯陶專爲明廣東遺民編了一部合傳——《勝朝粵東遺民錄》，其中爲三百一十二位明末清初的廣東遺民立了傳。

廣東遺民之所以如此之多的原因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攷察：

首先從外因來講，宋末明季都同樣面臨嚴重的民族危亡。特別是明末清兵入關以來焚燒殺掠，又不尊重漢民族的傳統習慣，強令男子剃髮易服，又推行圈地、蓄奴、禁止逃亡、遷界等暴政，自然激起歷來崇尚氣節的嶺南人的激烈反抗。當時北起韶關，南抵番禺、新會，東至潮州，西達靈山，義軍蜂起，達數十處之多。但當這些反抗被鎮壓後，抗清志士們除了慷慨戰死者外，剩下來的便作起了遺民，他們隱遁山林，匿迹鄉園，堅持不仕清廷；更有的矢志不渝，從事地下活動，暗中聯絡各地抗清志士，以圖再舉；有的削髮爲僧，利用佛寺作掩護從事反清復明秘密活動。這些遺民僧以番禺雷峯海雲寺天然和尚爲精神領袖，據《海雲禪藻集》的不完全統計，人數多達一百五十一人。

其次，就是中華傳統文化對廣東人潛移默化的影響，也使得廣東人崇尚氣節，鄙視變節事敵。特別是明初以來陳獻章的“白沙詩教”，到了其弟子湛若水那裏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至今仍爲人所津津樂道。廣東自宋亡不久就在南園（今廣州文德路中山文獻館）立三大忠祠祀殉宋之民族英雄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包括陳白沙在內的歷代廣東文人墨客，詠三大忠之作代不絕書。從廣東遺民來看，很多受到傳統的重“華夷之辨”愛國思想的影響，很少變節事敵。即使由於功名心較重而出仕清朝，也與遺民們往還不絕。如梁佩蘭雖然考上清朝的進士，作了翰林，但跟屈大均、陳恭尹仍往來頻繁，關係密切。而另一位仕清的程可則，他住的北京廣東會館可以說是廣東文人在北京的接待站和後勤補給處。他們跟最重要的遺民屈大均、陳恭尹私交甚厚，一生來往不絕，時常飲酒高會。甚至於因父蔭而曾作過明朝的錦衣衛指揮僉事的陳恭尹在其臨終病危時，還要邀請梁佩蘭爲他作行狀。^{〔1〕}

最後就是淳厚良好的社會氛圍，給遺民們提供了精神的支撐、生活的保障和避難的場所。如清廷首次在廣東舉行鄉試，強令士子赴攷，不去者以叛逆論處，但最終因爲應者寥寥，誅不勝誅，所以只好作罷，更具諷刺意義的是主管攷試的清提學使竟令諸生們賦《西山採薇文》，以禮相送這些永謝場屋的明遺民士子們。此次毅然不赴攷的方顯愷（釋成鷺），當時更以忠孝男子自矜，并以此誇視鄉黨。（釋成鷺《紀夢編年》）而南海之弼唐鄉更成爲遺民們危機時的避風港。

丁亥年（永曆元年，一六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陳邦彥殉國。烈士遺孤恭尹聞變，易服逃至南海之弼唐，依邦彥弟子龐嘉

〔1〕 梁佩蘭《六堂堂集·補佚·前錦衣衛指揮僉事私諡貞謚先生獨漉陳公行狀》。

臺，後邦彥友湛粹（後為恭尹岳父）遣舟迎至新塘，藏於夾壁中，恭尹才幸免於難。幾乎與此同時，梁殿華、龐嘉臺等遺民的精神領袖釋函昱結期於南海之弼唐。

到了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三藩之亂正熾，吳三桂兵攻惠州、肇慶諸處，廣東尚之信應之，嶺南兵火又起，還是龐嘉臺招釋函昱遊弼唐之亦庵（嘉臺所舍之淨社），釋函昱有詩紀之。（釋函昱《瞎堂詩集》卷十四《磊園舍作禪林招予主社感而留題》、《龍若雲招遊亦庵有懷梁同庵》）十六年五月初五日，方顯愷（釋成鷺）自斷己髮為僧，同時相約披髮入山者為其故人陶璜^[1]（北田五子之一）。當時釋成鷺還未拜師受戒，亦暫時寄跡南海弼唐之亦庵。十七年，粵東變亂，釋成鷺暫假館於故人陶璜之別業，依山而居。山名小漫者，因漫溪而得名。同時避亂擇里買鄰，惟弼唐為安土。梁佩蘭為首倡，釋成鷺亦與焉。買地一畝餘，環溪卜築，匝以管篁，森然有山水之趣。佩蘭顧而樂之，遂名其地為漫溪，自號漫溪翁。璜家有餘貲，別買地於山之陽，去漫溪煙火相望耳。結屋數椽，以待避亂之客，名小漫山。居半載，釋成鷺大病幾死，李祈年憐其貧病，移榻就之，投以藥石，越月乃瘳。（釋成鷺《紀夢編年》）至三十九年（一七〇〇）秋，釋成鷺大病初起，支策能行，遽返故里，又養病於弼唐之亦庵。由以上事實可見，弼唐確實是“安土”，成為遺民們危難時安身之處。

除了弼唐，還有北田亦值得一提。

北田是順德縣的一個鄉。清順治年間，遺民詩人何絳^[2]與

[1] 陶璜為釋成鷺好友，本來相約一同出家為僧，但璜總是猶豫不決，至死未能出家，璜卒後釋成鷺寫了一份既充滿幽默機趣又飽含深情的妙文《致亡友陶握山書》（釋成鷺《咸陟堂文集》卷之十四）。

[2] 何絳曾幾次與陳恭尹結伴遠遊，其真實目的要麼是訪海外明遺臣，要麼想赴滇跟從永曆帝或聯絡張煌言、張名振、鄭成功等海上抗清勢力，事皆無成，倦遊歸隱北田。

其兄衡及好友陳恭尹、陶璜、梁槿隱遁北田，合稱“北田五子”。地以人名，從而不朽，這些遺民詩人選北田隱居，此地肯定適合他們生活和活動。

三、明末清初的廣東詩社與文人世家^{〔1〕}

本年表也記載了廣東地區在明末清初的許多文人團體與文人世家。廣東文人團體主要以詩社的形式出現，擇其要者列之於下：

（一）明末清初的廣東詩社

明代文人極喜歡結詩社，廣東文人也不例外，到了明末清初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從而形成不少文人團體。

南園詩社

建於明初的南園詩社到了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二月十五日（花朝節），由陳子壯（粵後三忠之一）^{〔2〕}發起，與其弟子黎遂球，弟陳子升，友人歐主遇、歐必元、區懷瑞、區懷年、黃聖年、黃季恒、黎邦城、徐棻、釋通岸等十二人復修南園舊社，世號“南園十二子”。其後吳越江楚閩中諸名流亦來入社。（歐主遇《自耕軒集·憶南園八子詩》，《陳文忠公行狀》）

除了南園詩社在明末清初繼續不定期活動外，還有訶林淨社、西園詩社、旦社、越臺詩社、東臬詩社，遠在潮州的陶社，更有在北京的京社、晉社、偶社等等。

訶林詩社

天啓五年（一六二五）二月，梁元柱與鄭露、黎遂球、李雲

〔1〕 本節可參攷陳趾齋師《嶺南詩歌研究》第三章《詩社與詩壇的活動》與第四章《詩人群體與詩人世家》部分章節。

〔2〕 “粵後三忠”指抗清犧牲的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粵人所稱之“三大忠”指宋末抗元犧牲的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并在南園（今廣州中山文獻館）立祠祀之。